

青少年最美的心灵成长物

悦读
HAPPY READING 文库



GEI XINLING YIGE JIAQI

给心灵一个假期

独家
典藏
助你成长 分享快乐

余显斌

金牌语文老师为你奉献的文字盛宴

他们既是语文老师，又是美文作家，他们的文章屡被选作考题材料。

著

篇篇精品，字字珠玑，为阅读导航、为考试加分、为心灵的成长输送养料。

青少年学生成长中最美的课外阅读读物。当红美文作家巅峰对决，让你站上阅读的巅峰。

悦读
文库

给心灵一个假期

GEI XINLING YIGE JIAQI

余显斌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给心灵一个假期 / 余显斌著. --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5.7
(悦读文库)
ISBN 978-7-5392-8206-0

I. ①给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5201号

悦读文库
给心灵一个假期
GEI XINLING YIGE JIAQI
余显斌/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(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: 330008)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本 13印张 字数165千字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册

ISBN 978-7-5392-8206-0

定价: 23.8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来稿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5-404

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•

目 录

第一辑 感谢一片阳光

一条水，流淌一段风韵/2

最忆是小镇/4

海魂/9

走进立夏/14

乡下的鸟儿/16

倾听鸟鸣/23

披襟当风的滋味/24

乡村鸟鸣/26

采茶琐事/27

在音乐里远足/30

婉约的雨/32

神韵天然/34

感谢一片阳光/36

又见柳色上衣来/38

感受那一片秋光/39

书香润心/41

在五楼读书/43

第二辑 草木语言

做一朵黄桥的荷花/46

种一盆虫鸣/50

心白如杨花/52

狗尾草开花/53

清淡的指甲菜/55

坐拥红叶/57

独品山石/60

与荷对语/62

六月荷花/63

虫鸣依旧/66

山茶花开/67

草木语言/69



篱笆上的瓜菜/75

故园如画胡不归/128

童年柿子红 /79

那一方古典的山水/135

车过秦川/139

敦煌感怀/141

第三辑

那一方古典的山水

走近岳阳楼/86

雁门如铁/146

支提山记/91

阳关凭吊/149

赤壁一轮月/93

乌江黄昏/151

龙游湾，微型江南/95

镇安行/153

走过婉约的栈桥/98

第四辑

挥别不了的西栅/100

在清风明月中徜徉

游井冈湖/104

一轮中秋月/156

临海的脊梁/107

思念一条小巷/158

与镇江的夙缘/109

在清风明月中徜徉/160

烟台山看海/113

月光/165

烂柯山雨景/115

唐人的清明/167

扬州的月亮/119

秋日正好/169

人走古城/121

江南的小品——同里/124

坐对一轮秋月满/171

夏雨如珠/173

浪费时间/175

怀念散淡/177

文人砚边的那一缕茶香/178

乡下虫吟/183

小村的年节/185

故乡一轮月/191

一炉火，一盏灯/195

静坐如莲/197

后记/199

第一辑

感谢一片阳光





一条水，流淌一段风韵

北方粗犷，江南细致；北方雄浑，江南清秀；北方古朴，江南典雅。这，仿佛已成定论，但也有例外。

这个例外，就是曲水亭街。

曲水亭街，在泉城，属历下区。

一走进小街，游人的声音就变小了，脚步就放轻了，眼睛，也小心翼翼地左右望着。一种清秀、典雅的氛围，扑面而来，缭绕心间，挥之不去。

一条水，缓缓地流着，流得净白，流得柔细，流得曲折有致。它绝不同于北方的河。北方的河，总流得跌宕，流得哗哗有声，从高处落下，带着一路响声，如金戈交鸣，铁甲震动。

这条水却非这样。它汪汪一脉，如十八岁女孩的眼眸；它波光闪闪，如温情女子的微笑；它曲折多变，如女孩腰间的缎带。

水，由泉水汇集而成，一处名曰珍珠泉，另一处则不知名，合二为一，就是一条河，一条文化的河，一条古典的河，一条温情脉脉的河。

河底，长长的水草随水漂摇，如丝带，如绸帛，如一段裁剪不断的春梦，齐匝匝地铺在河底。街道、水边都洁净如洗，没有污渍，也没有垃圾。因此，水草绿得清新，绿得洁净，绿得清心明目。

做一条这儿的水草，是一种福分，一种奢望。

这条水，名曲水河。



郦道元在他著名的《水经注》里谈到这儿，曾津津乐道：“历祠下泉源竞发，北流经历城东又北，引水为流杯池，州僚宾宴公私多萃其上”。这说的就是著名的流觞曲水。每年三月三，一群士子，长衣博衫，衣带飘飘，坐在水边，用木托盘载一杯酒，置于水上，顺水漂流。盘到何处，水边之人随手拿来，一饮而尽，歌赋吟诗，作为韵事。古人，把生活过成了诗歌；我们，把生活过成了负担。

曲水亭街，大概还保留着这段历史风韵吧。

曲水的河水，大概也沉淀着这段往事吧。

因为，水边是一条街道，古典雅致，犹如古诗词一样，这边一座房，那边一个馆，都是黑漆木板的牌匾，朴拙庄重的字体。茶馆酒楼不用说，就是时尚的鲜汁店，也是如此，显得雅致，显得苍古，如小杜的绝句，又如李清照的小令。

想想，这儿，李清照可能来折过柳，辛弃疾可能来饮过酒。水边的石凳，他们可能曾经坐过。让人一念及此，一颗心不由得回到遥远的宋代。

曲水岸边极不规则，时宽时窄，时曲时直。两岸粗柳，“依旧烟笼十里堤”，大概是诗词浸润过吧，一枝一叶，平平仄仄，仿佛都押着韵脚。树下，时时看见躺椅，还有竹几，上放瓷壶茶杯，有老人躺在椅上，悠闲地品着茶。

水到一池边，流速极缓，水平如镜。一群人坐在水边，持着钓竿，钓着鱼，也钓着一份清闲。

水，有时沿街走，有时竟也穿街过院，进洞钻墙，一路流去。这时，顺水极目望去，有月亮门，一派古雅，水流缓缓而去，犹如流入月亮里。水的两边，栏杆相对，或紫藤，或吊兰，垂垂相生，一片绿幔扯下，将水映得一片翠色。

月亮门深处，有笑声传来，清亮亮的，是女孩的笑声。可惜，只有声音，却不见人影。



游曲水亭街，宜于雨中漫步。在细雨里，打着一把伞走着，自己就成了一 个书生。而水在旁边，低眉顺目，款款流淌，就如那个结着丁香一样愁怨的女子，浪漫而迷蒙。

游曲水亭街，宜于在三月的黄昏闲步。曲水缓慢流着，带着绿得醉人的影子，仿佛春帷不揭的女子。游人，则如骑着马嗒嗒走过石板小巷的士子。

可惜，我来时，不是雨天，也不是黄昏，可我仍倾倒于这儿的街道，这儿的流水，以及这儿飘摇的绿了。

那么，走时，就让我也如那些读书人一样，怀揣一段剪不断的离愁吧。轻轻挥一挥衣袖，挥别这古诗词一样的小街，悄悄离开。因为，我不是归人，而是一个过客。

最忆是小镇

—

镇很小，被四山围着。山有近有远：近的就在镇后，危峰兀立，巉崖陡起，如牛奔跑，如虎搏人，触目惊心；远的，则躲在视线的尽头，仅有 一线，纤眉一样皱起。纤眉深处，有炊烟一缕两缕淡淡升起，在远远的晴空下划出一撇，大写意一般。

当然，不时地，会有鸡鸣声隐约传来，长长地飘荡在山林深处，暗示着山林深处藏着几户人家。

山上的寺庙很多，点缀在近处远处的山上，有的一字独立，飞檐翘



起，犹如一鹤；有的三间五间簇拥着，自成一个群落，古朴庄重。一早一晚，会有一杵一杵钟声传来，荡漾在小镇的上空，催促着小镇人早起或者休息。间或，也有和尚下山化缘，见了人双手合十，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；到了日暮黄昏，衲衣飘飘，回山而去。远远地，站在镇街上，能看到僧人的身影，在落日的余晖里，沿着弯曲的石阶一步步上去，一直走成一个黑点。

小镇的天，也就慢慢黑了下来。

小镇，也就淹没在万家灯火中。

二

小镇人来自江南，这是他们说的。他们说，那年，朱洪武坐了龙庭后，打败了张士诚，张士诚的部下就被流放到这边。这些人来到这儿，看见天这么蓝，好像青花瓷一样；看见水这么清，好像碧琉璃一样，很有点微型江南的意味。于是，一屁股窝下来就不走了。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一个镇。又由于小镇处在一川薄土上，随水弯曲，就叫漫川。

这是传说，待考。

但是，这儿的居民有江南人的韵味，却是真的。

这儿的女人，一个个长眉细目，那皮肤犹如樱桃，一弹就破；性格则如水，笑的时候，不像别的地方女人咯咯嘎嘎的，母鸡下蛋一般，她们笑时，只用牙咬着唇，脸上一对酒窝一绽，如开冻后的一汪春水，就把人心融化了，长出一片嫩草，长出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。

至于说话，爱用儿化，尾音长而柔，如一丝七彩花线，袅袅一缕，“你是哪儿的”，“你看柳条儿”，诸如此类。待到有人回头看，忙抿了嘴，脸上飞出两抹红晕，转身走了，一直走进深深的小巷。高跟鞋声在空静的小巷里一声声回应，逐渐远去，最终没有了。

只有小巷在粉墙两边延伸，只有阳光在小巷里跳跃。间或，传来木门



“吱呀”一声打开的声音，随即又关了。

小镇女子也笑也叫。几个同伴下了镇河，浣洗衣服时，会叽叽喳喳的，不知说着什么。突然，疯笑起来，你浇我一捧水，我浇你一捧水。看到有人经过，忙停止了打闹，低着头洗起衣服来，睫毛长长地拖下去遮盖着眼睑。

一时，镇河静静地流淌着，如一匹缎子滑向那边山的拐弯处。

小镇男人则有隐士味，什么时候见了，都背着手，不慌不忙地走着，有种闲庭信步的样子。

这儿的男人特爱养花，什么胭脂梅、醉海棠，弄上一盆两盆，到了夏日黄昏，搬张躺椅躺在门外廊前，面前放着两盆花儿。有人来了，赞上一口好花，主人乐得满脸阳光，心满意足，哼着歌儿如拾了一个金元宝似的，递上烟，倒上茶。如果没人赞，心里怏怏的，好像缺失点儿什么。

养花之外的嗜好，就是讲究吃喝。

小镇男人吃喝上的讲究，不是一般，而是简直达到了一种极致。他们不挑食，但饭必做精，菜必做细。吃饭时，即使是糊汤，也一定要四个以上的菜，用瓷盘盛着，红白黄绿，放在桌上。桌子一定要放在廊前。然后，男人抄把竹椅，坐在桌前，喊声：“酒啊，没酒咋吃饭啊？”

小镇女人马上会拿来一把瓷壶，还有酒杯。

小镇男人吃着，喝着，凉凉的小风吹着，那日子像什么，像“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”中的诗境，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。当然，女人也会陪两杯，苞谷酒劲儿大，两杯，女人的眼睛就蒙蒙地起一层氤氲的雾气，醉醉的。

小镇女人的温柔，让外地男人见了万分怜惜。

小镇男人们的日子，让外地男人见了分外眼红，妒忌。



三

小镇多水。五条水，都清清白白地流着，一早一晚，映着日光和月光，就有了灵气，有了诗意，有了风情万种的女人味儿。小镇的水边，大多植柳，也有杨树，但柳树居多。一到春季，柳条就吐芽了，就柔软了，一条条垂下来，一直垂到水面，和水里绿色的影儿连起来，就如一根根绿色的丝带。一河两岸都是如此。因此，一条水就是绿的，如一片绿色的梦，如一片绿色透明的爱情。

柳影里，有女孩提着竹篮下河洗菜，或者浣衣，红衫子白衫子，映衬着绿绿的水面，也映衬着青花瓷的天空，一切，此时都变得活泛了。

因为水多，所以，小镇的桥也随之变多。这儿的水泥桥、木板桥，还有石板桥，随处可见，架在清凌凌的河水面上，贯通两岸。

水泥桥多成半月形，和水中的半轮影子一起，恰成一轮满月。水穿过桥洞，就像从月亮里流出。几只鹅扑棱着翅膀，从桥洞嘎嘎地穿过，划动着脚下的清水，也划动着一朵朵白云的影子。桥旁有碑，碑上有铭文，或记桥名，或载造桥时间，也有的镌刻着捐款造桥人的名字。

这儿的很多小桥都是民间集资建造的。镇子东头古树下有小小一桥，桥洞呈六角形，美而精致，一直牵连着镇街和上山寺庙的石阶。这是其中的一座。

至于木桥，小镇人偏不让它直直地穿过水面，好像那样太过呆板似的。于是，水面上，一座座木桥，弯曲折绕，穿过河面，乍看之下，犹如玉带横腰，薄巾束衣。人走上去，悠悠忽忽，脚下是云朵，是蓝天，很有些人行云端的感觉。

在小镇期间，每到春季，稍有空闲，我会一身单衣，踏过木桥去看杏花。镇街出去就有一座木桥，木桥那边，白墙黛瓦的侧旁有一棵杏树，一到春来，花事十分繁盛。那家有个女孩，时时出来涤菜，见我看花，盈盈

一笑走了。

离开小镇已经五年，那树杏花年来花事如何？那个女孩是否还记得当年的看花人？时时记起。

一切都是缘分：和小镇是这样，和小镇人也是这样。

四

行走小镇，宜春宜冬，宜雨宜晴。

春天里，尤其是杏花细雨天，撑一把伞，一个人静静地走着。石子小巷，戏楼古寺，都掩映在风片雨丝中，如同大写意一般。有时，在巷子的拐角处，突然传来一声二胡的咿呀声。转过去，古老的戏楼，飞檐翘角，栏杆横斜，让人一时如同置身唐诗宋词里，真不知今生何世。

至于晴日里的小巷，清风如水，暖阳如酒，燕子来去，叽叽喳喳，寻找着旧时人家，谈论着小巷盛衰。小巷的两边，粉墙木门，曲折延伸，一直延伸到历史的尽头，延伸到岁月的尽头。粉墙的墙头上，时时会闪出一串花儿，明艳照眼；或是冒出一枝青翠，荫一片阴浓。

冬日雪天，去河边酒楼喝酒，最是写意。漫步而上，在二楼靠窗的地方找一座位，一个人，几盘菜，一壶酒，自斟自饮。醉眼蒙眬里，看外面一片白色苍茫，有桥一痕，蜿蜒水面。有人打伞在桥上走过，唱着山歌：“哎——人在世间哟要修好啊，莫学南山一丛草，风一吹来二面倒——”歌声一径里向河的那边去了，摇曳一线，愈去愈远，最终没有了。

只有雪，仍在苍苍茫茫地下。

只有向晚的钟，在小镇上空一声声回荡。

结了酒钱，一个人踉踉跄跄走在小巷里，隔墙有笑声响起：“好大的雪花儿啊！”声音脆脆的，嫩嫩的，带着惯有的儿化。

明天雪会化吧？



明天雪化后，你又得走了，得挥别小镇，挥别小镇的一切，走向远方。

那么，明年，随便选一个日子再来吧。那时，漫川依旧，杏花春雨依旧，戏楼山歌依旧，木门粉墙里的笑声也依旧。

一切，都不会老去。

海 魂

—

大海是什么样子的？

海，应当是浩荡的。它水天一接，浑无底止，映衬着云的影子，帆的翼翅，海鸥的雪羽，朝阳的闪闪粼光，以及晚霞迷人的红晕。

海，应当是豪迈的。

它波涛澎湃，“卷起千堆雪”，排空而来，怒吼而去。它应当将自己的豪壮，自己的奔放，自己剑拔弩张的壮士情英雄气，抒发得淋漓尽致。

海，应当是宽阔的。

它吸纳百川，浑无际涯，星辰日月，倒映其间。沉船，不能掀起一丝波纹；舰艇，只是犁开一痕涟漪。甚至，万吨巨轮，在它的上面，犹如一蚁踟蹰于千里草原，犹如一驼跋涉于无边瀚漠。

它，不停地运动着，不停地跳荡着，不停地推涌着，不停地接受着。

这，才是海的魂：不断追求，不停跋涉，从不止息。



这，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写照。

—

海，是一部书，永远在翰墨中动荡，在诗词中澎湃，在古人歌吟中气象万千，朝晖夕阴，让他们惊讶，让他们倾倒，让他们心向往之。

多少年前，一位幽燕老将，跃马横戈，纵横历史的硝烟中。这位绝世枭雄，面对天下，可以骄傲地道：“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！”可是，面对大海，面对洪波涌起的波浪，他不得不勒住战马，浩然长叹：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。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”英雄的胸襟再大，怎能抵过大海，怎能像大海那样包罗万象，怀拥日月？

英雄马蹄，嗒嗒而去，临别的长叹，流荡在大海上，陪白帆飘摇，随白云悠悠。

曹操离开四五百年后，唐代诗人杜审言走出宫廷，匹马南来，面对大海，面对海水的浑无际涯，面对波涛如白马素车，滚滚而来，呼啸而去，挥笔写下：“乍将云岛极，还与星河次。上耸忽如飞，下临仍欲坠。”诗人笔下，大海波涛来去，吞吐岛屿，遮蔽日月，其势如雷，让人目为之眩，神为之摇——不愧为大家手笔。

随之，后世诗人，一个个把目光投向那方碧水蓝天。

孟浩然、白居易、马戴、苏轼，一个个宽衣博袖，或独立海边，或驾帆海上，或歌咏大海“海水无风时，波涛安悠悠”的平静与宁帖；或摹写海水“帆悬天际云”的渺无边际水天一接；或行舟海上，吟出海涛“昏见斗柄回，方知岁星改”的映日射天；或赞颂海上“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”的清静明了，纤尘不染。

海，壮大了诗人们的胸怀。

海，开阔了文人们的视野。



海，抹平了离人们的忧愁。

海，抚慰了谪客们的伤痛。

因此，海永远在他们耳边回荡，在他们胸中澎湃，在他们枕上潮起潮落。因而，中国文化总是源远流长，不息如海；永远怒涛如雪，浩荡如海；永远大声喧腾，激荡出岁月的最强音。

三

海，漂荡着翰墨；海，更笼罩着硝烟。海，倾倒着文人；海，更召唤着壮士。

海，曾迎来一位书生。在国破家亡时，他揭竿而起，面对大蒙古无敌天下的骑兵，面对横扫欧亚的弯刀，面对彪悍的草原苍鹰，面对无坚不摧的“上帝鞭子”，他以自己羸弱的身躯，昂然耸立在历史烟尘中，让蒙古健儿刀剑失色，号角喑哑，金鼓不振。

虽然，最终，他失败了，走向燕市，走向刑场，可怜汀洋的战舰，永远在历史中远航，从未沉没。他的身影，永远立地顶天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已不再是他一人呐喊，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，是一批批铁血男儿的心声。

海，是节士的战场，更是英雄驰骋的地方。

戚家军的战舰，在几百年前的海上云集，桅杆如林，船帆如云，将士如松，镇宁波，战龙山，取岑港，下龙山所，前后八十余战。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”，不是横戈马上，而是横戈船上。不是戚将军一人，在外敌入侵时，是千百男儿，浴血海上。

大海，应当不朽，因为它见证了一场场战争，也见证了一群群男儿，是如何舍生忘死，慷慨赴难。

海忘不了辉煌，更忘不了耻辱。

